

玉臺新詠彙校

上



吳冠文 談蓓芳 章培恒 彙校

不臺新詠彙校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玉臺新咏彙校 / 吳冠文, 談蓓芳, 章培恒彙校.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6913-7

I. ①玉… II. ①吳… ②談… ③章… III. ①古典詩
歌—詩集—中國 IV. ①I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62255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玉臺新咏彙校

(全二冊)

吳冠文 談蓓芳 章培恒 彙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27.625 插頁 12 字數 557,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978-7-5325-6913-7

I · 2698 平裝定價: 8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玉臺新詠卷一

陳東海徐陵編 明欽方大法校

古詩八首

其一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妹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門去新人工織纖故人工織素織纖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織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其二

陳懷歲云暮蟪蛄多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狂駕惠前綬願得常巧笑携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闌諒無晨風翼焉能陵風飛眄眄以適意引領遥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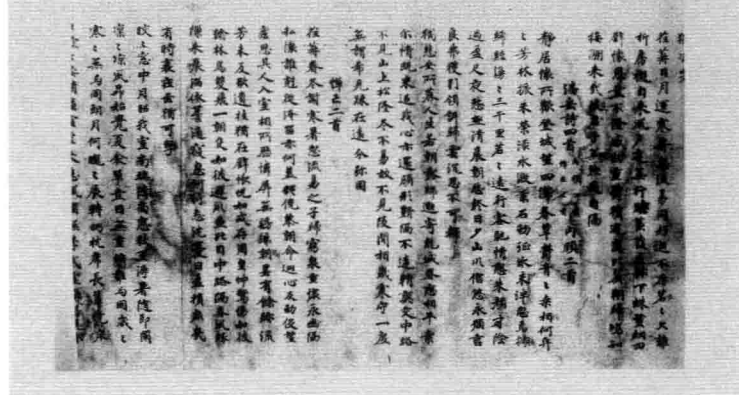
其三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菟絲附女蘿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

明嘉靖十九年鄭玄撫刊本《玉臺新詠》



法 Pei.chin.2503 玉臺新詠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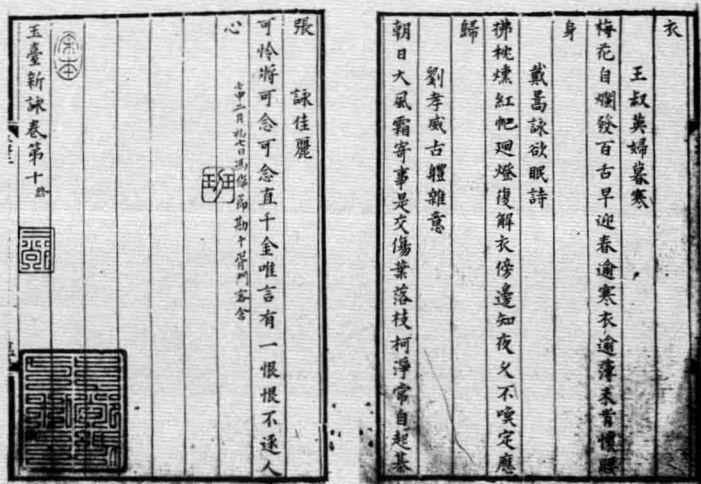
敦煌唐寫本《玉臺新詠》殘卷

玉臺新詠集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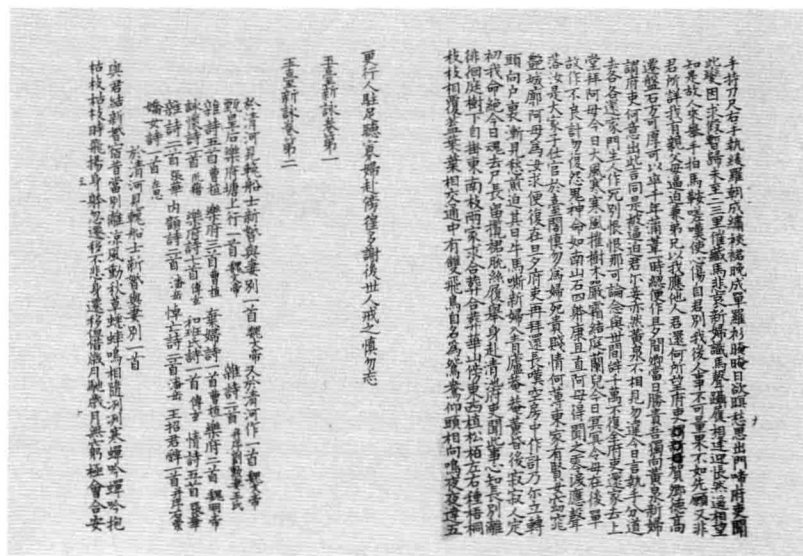
右玉臺新詠集十卷幼時至外家李氏於廢書中得之舊京本也宋失一葉間復多錯謬版亦時有刻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獲嘉定乙亥在會稽始從人借得豫章刻本財五卷蓋至刻者中徒故弗畢也又聞有得石氏所藏錄本者復求觀之以補亡校脫於是其書復全可繕寫夫詩者情之發也征戍之勞苦室家之怨思動於中而形於言先王不能禁也豈惟不能禁且逆探其情而著之東山杖杜之詩是矣若其他變風化雅豈謂無膏沐誰適爲容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之類以此集揅之語意未大異也顧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者蓋鮮矣然其間僅合者亦一二焉其措詞託興高古要非後世樂府所能及自唐花間集已不足道而況近代狹邪之說號爲以筆墨動淫者乎又自漢魏以來作者皆在焉多蕭統文選所不載覽者可以觀歷世文章盛衰之變云是歲十月旦日書其後永嘉陳王父

右陳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見優遇時承平好文雅尚

明五雲溪館活字本《玉臺新詠》



明崇禎二年馮班抄本《玉臺新詠》



清翁心存抄本《玉臺新詠》

前言

玉臺新咏是我國文學遺產中的瑰寶之一。它是現存繼詩經、楚辭後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其中不僅保存了大量漢魏六朝珍貴的詩歌材料，而且集中體現了當時女性題材文學的特色，對於研究中國詩歌的演變、研究中世文學思想的發展和中國古代女性文學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對玉臺新咏一直評價不高。南宋文學家劉克莊就曾說：「徐陵所序玉臺新咏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集，雖賴此書略見一二，然賞好不出月露，氣骨不脫脂粉，雅人壯士，見之廢卷。昔坡公笑蕭統之陋，以陵觀之，愈陋於統。……自國風、楚詞而後，故當繼以選詩，不易之論也。」（後村詩話前集卷一）這種對南朝文學整體評價不高的觀點並不是從宋代開始的，但在宋代得以進一步強化并具有相當的代表性，這只要從文選和玉臺新咏這兩部南朝僅存的文學總集在長期流傳過程及研究領域中完全不同的地位和命運就可以看出：文選雖「陋」，但因尚可為詩經、楚辭後繼，故歷來受研究者重視，甚至成為顯學；玉臺新咏則至宋代就已難見全本，不僅其高度的藝術性和卓有價值的文學觀歷遭貶斥，有待於進一步闡發，甚至連對其編者、編纂時間和版本優劣等一系列基本事實的認識都存在很大的問題，有必要重加探討。

一、玉臺新咏的編者及編纂時間

長期以來，玉臺新咏被認為是徐陵在梁代奉蕭綱之命而編的。趙均在其崇禎六年玉臺新咏刊本跋中說：「今案劉肅大唐新語云：梁簡文爲太子時，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晚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新咏，以大其體。」但是根據現有資料，在所謂的「劉肅大唐新語」之前，從沒人說過玉臺新咏是梁簡文帝命徐陵所編。劉肅是唐元和間人，距陳亡已二百年，書中并未就此說自作任何說明，其說本不可輕信。何況趙均所引，流行於明末的這部大唐新語屬於小說家，并非唐代劉肅所撰，著錄於新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史類的原書，而是從明代中後期才出現的唐世說新語一書更名而來（唐世說新語雖也署劉肅撰，但在明代以前從未見著錄，其書不出於劉肅可知），是明人參考太平御覽等類書所引劉肅大唐新語并加以增竄而成的偽書。出自此類書籍的并無任何論證，又不提出任何確鑿資料依據的片言隻語，顯然不能作爲梁簡文爲太子時令徐陵撰玉臺新咏的依據^①。

而從歷代史志著錄和諸家文獻記載來看，這種認爲玉臺新咏爲徐陵在梁代奉簡文帝命編纂的說法也很有問題。

首先，唐宋時期撰成的史志中就有玉臺新咏非徐陵編的著錄。儘管現可見最早著錄玉臺新咏的隋書經籍志作「徐陵撰」，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同；但舊唐書經籍志則作「徐陵撰」。從三種史志的

成書時間和現存版本來看，舊唐書經籍志的著錄玉臺新咏作「徐陵撰」，很容易被認為是明代翻刻時出現的錯誤。但是，第一，舊唐書經籍志著錄「徐陵」所撰的總集除玉臺新咏外，尚有「六代詩集鈔四卷」，如果說是翻刻致誤，則分列兩處的兩個「陵」字都誤刻成「凌」，未免太過湊巧而難以置信；而且舊唐書經籍志除「徐陵」的上述兩書外，還著錄了「徐陵集三十卷」，可見是把「徐陵」與「徐凌」作為兩個人分別著錄的。第二，新唐書「意主文章而疏於考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新唐書糾謬），一般認為其史學價值不如舊唐書，其中的藝文志還存在任意改動前代著錄的情況。例如在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經籍志中都著錄的南朝晉傅毅的集子，隋書經籍志還特地注明其為「鎮東從事中郎」，但新唐書藝文志却因東漢有傅毅集，便輕率地認為南朝晉的傅毅集是重出而擅自把它刪除了。據此，其因玉臺新咏有徐陵序，徐陵為南朝末年文壇重鎮，「徐陵」則名不見經傳，而擅自改「徐陵」作「徐凌」并非不可能；而且新唐書藝文志除著錄「徐陵」撰的六代詩集鈔外，又著錄了一部「許凌」撰的六代詩集鈔，一般研究者都認為這兩種實為一書^②，可見此書撰者之名本也作「凌」，則舊唐書經籍志著錄此書為「徐陵撰」不為無據。第三，儘管今所見隋書經籍志以宋刻宋遞修本為最早（見中華再造善本），但其中「桓」字已避諱，可知在北宋末年已經過修改，不能排除其受宋嘉祐年間成書并刊刻的新唐書藝文志影響而將玉臺新咏撰者改作「徐陵」的可能^③。另外，撰成於日本宇多天皇寬平三年（八九一）的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其編寫時間約當中國的唐昭宗時，日本現存此書抄本的時代也相當於中國的宋代，其中於玉臺新咏即著錄為「徐陵撰」，這也可與舊唐書經籍志以「徐凌」為玉臺

新詠編者的著錄相印證，說明唐昭宗時期或之前的玉臺新詠本就不署「徐陵撰」^④，這種情形很可能一直延續至新唐書藝文志。

其次，唐宋兩代文人也多以徐陵爲玉臺新詠撰序者而非編者。此處謹舉數例如下：唐代韓偓香奩集敘曰：「遐思宮體，未降稱庾信攻文；却誚玉臺，何必倩徐陵作序。」可見徐陵根本不是玉臺新詠的編者，而只是受編者之請作序而已。又，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曰：「徐陵所序玉臺新詠十卷。」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亦曰：「玉臺集乃徐陵所序。」二人均只說徐陵爲玉臺新詠寫序，而不及其編者^⑤。至於南宋周紫芝則不僅認爲徐陵只是玉臺新詠的作序者，且明言其在陳後主時；他在太倉稊米集卷五十一古今諸家樂府序中說：「陳後主時，東海徐陵序玉臺新詠十卷，謂之艷歌詞。」

再者，就玉臺新詠原書的題署而言，現存玉臺新詠主要版本大多刊印、傳抄於明代中期之後（詳下），儘管這些本子絕大部分都已署爲徐陵編，但唯一有可能出於南宋陳玉父本的明五雲溪館活字本（以下簡稱「活字本」）除卷首玉臺新詠集序題下署明「徐陵」撰外，其正文各卷皆不署編者或撰錄者，足徵宋刻玉臺新詠原本不署編者（由活字本卷末陳玉父玉臺新詠集後序可知，陳玉父本係糅合玉臺新詠的三種版本而成，其中至少有一種北宋本），這也就難怪周紫芝、嚴羽、劉克莊等人在提到玉臺新詠時都只說「徐陵序」而不及其編者，因爲他們很可能確實不知道編者爲何人^⑥。

而最能說明玉臺新詠非徐陵所編的證據，莫過於徐陵自己所撰的玉臺新詠序。此序不僅見於現存玉臺新詠各本卷首和宋初所編文苑英華，而且唐初所編的藝文類聚也已收錄，故絕非後人竄入

的偽作。序文一開頭就說：「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押。其中有麗人焉。」意思是說：在皇帝後宮之中，有一位享有皇后似的待遇，在妃子中地位最高的美人。此序在對這位宮人的美麗和才情大大稱讚了一番後說：她「無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新詩」，「但往世名篇，當今巧制，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連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爲十卷」。可見此書實是皇帝的這位寵妃所編的。而且，玉臺新咏所收作品的詩人署名，除皇帝、太子和情況特殊的王融外，均直書姓名，却稱徐陵爲「徐孝穆」，這也是玉臺新咏不可能爲徐陵所編的有力內證^⑦。

最後再簡要論述一下玉臺新咏的編纂時間及其可能的編者。玉臺新咏所收蕭衍、蕭綱的詩，分別署爲梁武帝和梁簡文^⑧，可見其時兩人皆已去世，否則不會以謚號相稱。而「簡文」謚號的確定距梁亡只有五年，其時戰亂頻仍，很難想像梁代皇帝的妃子會在這種時候編纂玉臺新咏這樣的「艷歌」集，即使編了，也不可能請遠在北魏、至梁元帝死後才回梁地的徐陵寫序。綜合上述各種情況，玉臺新咏應當編於陳代。而在陳代後妃中，如此美麗而有才情、并極受皇帝寵愛的妃子，除張麗華外，很難找到第二個，所以玉臺新咏很可能就是她編的^⑨。

二、玉臺新咏的版本及其所收作品

現存玉臺新咏最早的本子爲唐寫本殘卷，其文字頗有可正今存各本者，故王國維譽稱「絕勝諸

本」^⑩，羅振玉敦煌本玉臺新咏殘卷跋亦謂「舊例賴此本存之」^⑪，但殘損嚴重，僅存卷二完整的五十
一行及殘字七行，雖窺一斑，難知全貌。其宋元善本，則久已失傳。南宋陳玉父即曰：「右玉臺新
咏集十卷，幼時至外家李氏，於廢書中得之，舊京本也。宋失一葉，間複多錯謬，版亦時有刊者，欲求
他本是正，多不獲。嘉定乙亥，在會稽，始從人借得豫章刻本至，財五卷，蓋刻者中徙，故弗畢也。又
聞有得石氏所藏錄本者，複求觀之，以補亡校脫，於是其書複全，可繕寫。」^⑫陳玉父，有學者考證其爲
宋代著名藏書家和目錄學家陳振孫^⑬。如是則可知南宋嘉定年間求一玉臺新咏完本之難。也正因
此，後人言宋本玉臺新咏者，均標榜陳玉父本，惜此本今亦未見。

今所見玉臺新咏以明嘉靖十九年鄭玄撫刻本（以下簡稱「鄭本」）和明五雲溪館銅活字本爲最
早，這兩個本子也分別代表了現存玉臺新咏的兩大版本系統：屬於前者的尚有明嘉靖二十二年楊
玄鉞刻本、萬曆七年茅元禎刻本和天啟二年沈逢春刻本等；屬於後者的則以明崇禎二年馮班抄
本、崇禎六年趙均刻本、清翁心存抄本爲最要。

通過對現存玉臺新咏各主要版本的校勘和查核，可知現存諸本中唯一有可能出於南宋陳玉父
本的實爲明五雲溪館活字本；寒山趙均刻本卷末雖有陳玉父玉臺新咏集後敘，並因此而被清初以
來的學者尊奉爲最忠實於陳玉父本的覆宋刻本，然核以同出一源的崇禎二年馮班抄本、清翁心存抄
本可知，趙均刻本不僅對所據底本擅自妄改，而且從別處移入了其底本原來沒有的陳玉父玉臺新咏
集後敘，其實是一個弄虛作假的本子。就現存兩大系統本子的翻刻情形來說，在崇禎六年趙均刻本

出現以前，明代通行的玉臺新咏主要爲鄭玄撫刻本系統的本子，但趙均本刊出以後，這一系統的本子即被作爲「俗本」而遭抹煞了^③。

上述玉臺新咏兩大版本系統的差異主要有以下幾點^④：一、鄭本系統收詩數量較陳玉父本系統多出近二百首。對此，趙均玉臺新咏跋指謫其爲「妄增」，但無論是趙均本人，還是後來相信此話的研究者，均未提出任何可信的證據來證明此點，相反，北宋晏殊類要所節引的皇太子龍笛曲僅保存於鄭本而在另一系統的本子中佚失，足徵鄭本多出的詩并非全無依據。二、鄭本系統收有梁昭明太子詩和梁簡文帝詩，陳玉父本系統僅有「皇太子」詩，趙均且認定「皇太子」爲梁簡文，從而在研究者中普遍產生了玉臺新咏原本只收梁簡文詩而不收昭明太子詩的誤解。然據晏殊類要所引玉臺新咏可知，北宋前期的玉臺新咏中是既有梁簡文帝詩，又有皇太子（即昭明太子蕭統）詩的，玉父本一系的本子在卷首目錄和正文作者署名上比較簡率，很可能是導致梁簡文帝署名消失，其詩混入列於其前的「皇太子」名下的原因。三、鄭本系統稱蕭繹爲梁元帝，陳玉父本系統稱之爲湘東王；四、鄭本系統以盤中詩爲蘇伯玉妻作，陳玉父本系統以此詩爲傅玄作。同樣由晏殊類要可知，後者稱蕭繹爲「湘東王」，以盤中詩爲傅玄作，均保存了玉臺新咏舊本原貌。五、現存玉臺新咏各本雖均爲十卷，但兩大版本系統在卷帙編次上有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從第一、二卷開始，自第五卷起更大^⑤，由晏殊類要所引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和傅玄豫章行詩句著錄的卷數來看，陳玉父本系統在第一、二卷的編次上似較鄭玄撫本符合玉臺新咏原貌。六、鄭本系統明確標出此書爲徐陵所編，

而不像今存唯一出於南宋陳玉父本的五雲溪館活字本那樣，僅引郡齋讀書志之說以交代編者。如前所述，玉臺新咏并非徐陵所編，故活字本的不署編者恰恰保存了玉臺新咏舊本的原貌；而與活字本同屬一系的趙均刻本，於第一卷卷首擅自加上了「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字孝穆撰」，已失却原貌，不可信據。

就上舉異同及簡要辨析可知，兩個版本系統各有得失，大致說來，鄭玄撫刻本系統實得多於失。正因如此，章培恒先生在玉臺新咏新論與彙校序中曾經說過：「我們認為，玉臺新咏是張麗華在陳代所編，傳世諸本中，嘉靖鄭玄撫本雖已經過後人改動，但在保存原本面貌上仍最值得重視，五雲溪館銅活字本及馮班抄本也有若干保存原貌之處，倘與鄭玄撫本互參，尚可使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僅僅是接近——玉臺新咏的本來面目，至於長期以來被認為玉臺新咏最佳之本的崇禎趙均刻本，則頗有弄虛作假之處，連其卷末的陳玉父後敘也非它的底本原有，而是從他處剽襲而得。我們之作此書，就是爲了闡明這些看法。」^⑦

三、玉臺新咏的文獻和文學價值

在對玉臺新咏編者、編纂時間和版本等一系列基本事實作了如上的辨析之後，我們簡要探討一下玉臺新咏的文獻和文學價值。大致說來，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保存了大量漢魏六朝時期的歌詩，爲探討中國詩歌發展的軌迹提供了重要的文獻。

我們知道，隋書經籍志著錄漢魏六朝別集有四百三十七部，但隨著年代遷徙，流傳至今，存者寥寥；至於總集一百餘部，留存下來的就只有文選和玉臺新詠兩種了。而在玉臺新詠中，不僅保存了不少可資補闕、考證的材料，「如曹植棄婦篇、庾信七夕詩，今本集皆失載，據此可補闕佚。又如馮惟訥詩紀載蘇伯玉妻盤中詩作漢人，據此知爲晉代；梅鼎祚詩乘載蘇武妻答外詩，據此知爲魏文帝作；古詩西北有高樓等九首，文選無名氏，據此知爲枚乘作；飲馬長城窟行，文選亦無名氏，據此知爲蔡邕作，其有資考證者亦不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玉臺新詠）；而且由於其獨特的選錄標準，集中地保存了大量文選不收的詩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長篇敘事詩古詩爲焦仲卿妻作（詳下）。

在玉臺新詠所選錄的詩歌中，有兩種類型值得注意：其一是樂府歌辭及文人擬樂府。如卷一的古樂府六首，其中的雙白鵲僅存於玉臺新詠；卷九所錄不同時期的童謠，卷十收錄的近代西曲歌五首、近代吳歌九首、近代雜歌六首等；至於文人擬作的樂府詩則所在皆是，不勝枚舉。其二是除五言歌詩（卷一至八）外的七言體詩（卷九）和五言四句的短詩（卷十）；這些作品除卷九個別幾首外，均不見於文選，且相當一部分詩歌僅存於玉臺新詠。漢魏六朝是中國詩歌由古體向近體演變的重要時期，其演變的根本原因是由於詩歌逐漸脫離樂曲而向語言本身尋求詩的音樂性，具體則表現爲聲律論的提出和運用、新體詩在篇制長短上的逐漸定格等等。所以玉臺新詠追求「新詩」、「艷歌」的旨趣及相應的編排方式，客觀上爲我們保存了那個時代新體詩創作過渡期的各種形態；從

樂府歌辭到逐漸離樂的擬樂府到文人詩，從五言詩到七言詩，從長篇到短制，就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正保存了探討中國詩歌由古體向近體轉變軌迹的具體文本。

第二，集中體現了漢魏六朝女性文學的特色。

玉臺新詠最大的特色在於它是一部以婦女問題（包括男女愛情）為中心而選錄的詩歌總集。儘管編選者是一位上層女性，但其所錄作品却體現出了當時各種類型女性對自己處境、命運的若干看法，包括她們的追求、歡樂、悲慨和平，也包括她們的藝術趣味。在選錄標準上顯示出明顯的女性視角和女性特色。這種視角和特色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⑧：

首先，玉臺新詠所選作品的題材幾乎都涉及女性，這些詩作不僅抒寫了愛情的歡樂（如張衡的同聲詩），而且集中地表現了因性別不平等所導致的女性的痛苦和怨恨（如傅玄的豫章行），以及女性由於婚姻戀愛關係、政治壓迫和家長制淫威等所造成的各種孤凄、痛苦和絕望（如曹植種葛篇、陸機塘上行、王微雜詩二首其一、劉鑠代行行重行行、繁欽定情詩、烏孫公主悲歌、石崇王昭君辭、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以及無名氏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古詩為焦仲卿妻作。這首詩在東漢即已開始流傳，其雛形保存於藝文類聚中，經過魏晉至南朝的不斷加工而成為見於玉臺新詠這樣的傑構。它生動地敘述了劉蘭芝從反抗到死亡的曲折過程及其思想感情的具體演變，從她對個人尊嚴的執著與焦仲卿對她的態度中，我們可以看到個人意識在那個時代的增長。詩人對劉蘭芝與這一愛情悲劇的描寫，不但體現出豐沛的激情，也顯示了高度的技巧，從而把我國的敘